敬由編

敬由編卷之十一

明泚上賓子偁纂

宋

朱子文公名熹爲南康臨罷有躍馬於市者踏一小兒將死時在學中令送軍院次日以屬知錄知錄不治報云早所諭已如法公心疑之察其人冠履儼然未栲也遂將吏人幷他者訊次日吏人杖脊勒罷或謂是某家子弟何苦辱之曰人命至重豈可寬弛若云子弟得躍馬踏人則後日將有甚此者矣況州郡乃朝廷行法之地保佑善良抑挫豪

横乃其職也縱而不問可乎既罷諸公相餞於白鹿爲說西銘民吾同胞物吾與也一段令人爲秀才者便主張秀才爲武官者便主張武官爲子弟者便主張子弟其所陷溺一至於此

公爲浙東倉時紹興有繼母與夫之表弟通遂爲接脚夫擅用其家業恣意破蕩其子不甘來訴初却之後趕至數十里外情甚切遂與受理委楊敬仲敬仲以子訴毋不便公曰曾與其父思量否其父身死妻輒棄背與人私通而敗其家罪至此官司若不與根治則其父得不銜冤於地下乎今官司

且把他兒子頓在一邊追之急其接脚夫即赴井有罪蓋不可掩矣

建陽簿權縣有婦人夫無以贍父母欲取之歸事到官簿聽離或謂非夫婦之義不可以問公曰這般事都就一邊看不得若是夫不才不能育其妻又奈何似未可拘以大義只怕妻之欲離别有曲折合根究有繼母與父不恤前妻之子子數人貧窶不能自活哀鳴於有司有司以名分不便安慰而遣之黄幹問如何公曰不然當以官法治之須追出後母責戒若更離間前妻之子不存活他定須

痛治程先生謂舜不告而娶堯嘗告之矣堯之告以王法治之也

公嘗與門人論獄事今人只管理會要從厚不問是非善惡豈不長姦滋害大凡事付之無心因其所犯治以當然可也昔在長沙治一姓張人初不知其惡追之久乃出頭適大赦遂與編管後來聞得凶惡不可言人只是平白地打殺門有一木橋商販者過如以拄杖拄之必捉來吊縛此類甚多若不痛治何以懲戒公等他日仕宦不問官大小每日詞狀須置一簿穿字號錄判語到事亦作一簿

發放文字亦作一簿每日必勾了號要一日內許多事都了方得或做不辦又作一簿記未了事日日檢點如此方不被人瞞過倘胡亂隨人來理會來與不來都不知豈不悞事

陳尉問治盜事公曰凡事須仔細體察思量到人所思量不到處防備到人所防備不到處方可無事

又曰某嘗作郡來每見有賊發則惕然皇恐便思自家是長民之官所以致此是何由遂百種爲收捉捉得便自歡喜不捉得則終夜皇恐

敬之問淳熙事類本朝累聖刪定刑書不知尚有未

是處否曰正緣是刪改太多遂失當初立法之意如父母在堂不許分異此法意極好到後來因有人親在私自分拆用盡了到親亾却據法負賴遂著令許私分又其往在臨漳豐憲送一項公事有人情願不分人皆以爲美乃是有寡嫂孤子後來以計嫁其嫂而又以巳子添立併其產業後委鄭承看驗逐項剖析仔細乃知其情

今世士大夫惟以苟且逐旋挨去爲事上下相咻不要十分理會才理會得分明便做官不得有人少負能聲及經挫抑却悔其太惺惺了了一切刓方

爲圓隨俗浮沉自道是年高見識長進當官者大
小上下以不見吏民不治事爲得策曲直在前漫
不理會庶幾民自不來便有訟者半年週歲不見
消息不得了決民亦只得休和久將無訟之可聽
風俗如此可畏可畏
今之法家惑於罪福報應之說多喜出人罪以求福
報夫使無罪者不得直而有罪者得倖免是乃所
以爲惡爾何福之有書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
所謂欽恤者詳審曲直令有罪無罪各當其情然
後可如凡罪之當殺者必多爲出塗以俟奏裁則

宰多减等當斬者配當配者徒當徒者杖當杖者

答是乃賣弄條貫舞法而受賕者耳惟壽皇不然

其情理重者皆殺之

李公晦問恕字前輩多作愛人意思說如何曰畢竟

愛人意思多因云人命至重官司何故斬之於市

蓋爲此人児殺那人不斬他則那人之冤無以伸

這愛心便歸在被殺者一邊了然古人罪疑惟輕

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雖愛心只在那被殺者一

邊却又溢出這一邊些子

今人說輕刑只是見得一邊如刼盜殺人者人多爲

之求生殊不念死者之爲無辜是知爲盜賊計而不爲良民地也若酒稅鬭毆及饑荒竊盜之類猶可以情原其輕重大小而處之
古人爲政一本於寛今必須反之以嚴蓋必如是矯之而後有以得其當今人爲寛至於事無統紀緩急予奪之權皆不在我下稍却是姦豪得志平民既不蒙其惠又反受其殃矣今人說寛政多是事事不管某謂壞了這寛字
楊通老云天下事體固是說道當從原頭理會來也須從下面細處理會將上始得曰固是如做監司

只管怕訟多却要省狀不思守令政事之當否全在這裏見之如今做守令其弊百端豈能盡防如胥吏沈滯公事邀求於人人皆知可惡無術以防之要好在嚴立程限限日到雖苦苦邀索不得大抵做官須令自家常閑胥吏常忙若自家被文字來叢了討頭不見吏胥便來作弊做官須立綱紀綱紀既立都自無事又曰某人世爲良宰云要緊處有八字開除民丁刬割戶稅世世傳之又曰法初立時有多少好意思後來節次臣僚胡亂申請皆變壞了如父母在堂不許異財法意最好今爲

人父母在不異財却背地去典賣後來却昏賴人却以一時之弊變萬世之良法今非獨下之人不畏法把做文具事上自朝廷亦把做文具行了前夜說上下視法令皆爲閑事如不許州郡監司饋送幾番行下而州郡監司仍如前但變換名目多是做忌日去寺中焚香皆有折送其數不薄間有甚無廉耻者本無忌日亦爲之以圖饋送朝廷詔令事事都如此無綱紀人人玩弛可慮可慮

公一日說及受贓者怒形於言曰某見此等人只與大字面配去徐又曰今說公吏不合取錢爲知縣

者自要錢矣節節言之可爲吁嗟

官無大小凡事只是一個公若公時做得來也精采便若小官人也望風畏服若不公便是宰相做來做去也只得箇没下稍

人居官要應副親戚非理做事只說道囑托所得貨賄親戚受之這是甚麼底事敢胡亂做因說吳公路爲本路憲崇安宰上世與之有契在邑恣行無所不至有訴於吳其罪甚衆只謂其上世不忍以法相繩慰諭訟者遣之宰益肆其暴虐民苦無訴看來以私恩廢公法如當官何漢武帝不以隆慮公

主之故而赦其子昭平君曰法令者先帝之所造也奈何以弟故廢先帝法吾何面目入高廟乎東方朔上壽曰臣聞聖主爲政賞不避仇讐誅不擇骨肉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此二帝三王之所重也陛下行之天下幸甚黄幹云若是吳憲待崇安宰雖當一付之法還亦有少委曲否曰如恩舊在部屬未欲一寘於法亦須令尋醫去可矣

公在臨漳之明年以喪嫡子丐祠甚堅當路者爲奏經界忌公遂允所請得主管鴻慶宮加秘閣修撰

在臨漳首尾僅及一朞以南陬敝陋之俗縣承道

德正大之化始雖欣慕而亦有疑毀者越半年後人心方定僚屬厲志節而不敢恣所欲仕族奉繩檢而不敢干以私胥徒易慮而不敢行姦豪猾斂蹤而不敢冒法平時習浮屠爲傳經禮塔朝岳之會者在在屏息平時附鬼爲妖迎遊於街衢而掠抄於閭巷亦皆相視斂戢不敢輒舉良家子女從空門者各閉精廬或復人道之常四境狗偷之民亦望風奔遁歧復生業至是及朞止爾安習道化而公遂行矣豈不爲恨哉

季通被罪有諷者云先生有天生德於予底意思

却無微服過宋之權曰某不曾上書自辯又不曾
作詩謗訕只是與朋友講習古書說這道理更不
教做却做何事因曰論語首章言人不知而不愠
不亦君子乎斷章言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今人開
口亦解一飲一啄自有定分及遇小小利害便生
趨避計較之心古人刀鋸在前鼎鑊在後視之如
無物者蓋緣只見得這道理都不見那刀鋸鼎鑊
又曰死生有命如合在水裏死則須是溺殺此猶
不是深奥底事難曉底語如今朋友都信不及覺
見此道日孤令人意思不佳如得壁立萬仞益爲

吾道之光其黙足以容只是不去擊鼓訟冤便是黙不成屋下合說底話亦不敢說也或謂當此之時宜畧從時曰但恐如草藥煅煉得無性了救不得病耳

陸九淵知荊門軍民有訴者無早暮皆得造於庭令自持狀以追爲立期皆如約而至即爲酌情決之多所勸釋其有涉人倫者使自毀其狀以厚風俗唯不可訓者始寘之法境內官吏之貪廉民俗之善惡皆素知之有訴人殺其子者九淵曰不至是及追究其子果無恙有訴竊取而不知其人九淵

出二人姓名使捕至訊之伏辜盡得所竊物還訴者且釋其罪使自新因語吏以某所某人爲暴翌日有訴遇奪掠者即其人也乃加追治吏大驚郡以爲神申嚴保伍之法盜賊或發輒擒之不逸一人郡盜屛息荆門爲次邊無城九淵以爲郡居江漢之間四集之路南捍江陵北援襄陽東護隨郢之脇西當光化夷陵之衝荆門固乃四鄰有所恃而城池闕然將誰與守乃請於朝而城之自是民無邊憂罷關市吏譏察而減民稅商賈畢集稅入日增舊用銅錢以其近邊用鐵錢易之而銅有禁復

令貼納九淵曰旣禁之矣又使之輸邪盡蠲之故事平時教軍伍射郡民得與中者均賞薦其屬不限流品嘗曰古者無流品之令而賢不肖之辨嚴後世有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辨畧毋旱禱即雨郡人異之逾年政行令脩民俗爲變諸司交薦丞相周必大嘗稱荆門之政以爲躬行之效一日語所親曰先教授兄有志天下竟不得施以沒又謂家人曰吾將死矣又告僚屬曰某將告終會禱雪明日雪霽沐浴更衣端坐後二日日中而卒會葬者以千數謚文安初九淵嘗與朱熹會鵝湖論辨

所學多不合及熹守南康九淵訪之熹與至白鹿
洞九淵爲講君子小人喻義利一章聽者至有泣
下熹以爲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至于無極而
太極之辨則貽書往來論難不置焉門人楊簡袁
燮舒璘沈於能傳其學

黄鍰察院剛正人素畏憚其族有縱惡馬踏人者公
治之急其人避之惟謹公則斬其馬足以謝所傷

李格非通判廣信軍有道士說人禍福或中出必乘
車愚俗信惑格非遇之塗叱左右取車中道士來
窮治其姦狀而出諸境以正人心

黄榦受業朱熹所稱志堅思苦以有得者也通判安豐軍淮西帥司檄榦鞫和州獄獄成以疑未決榦釋囚桎梏飲食之委曲審問無所得一夜夢井中有人明日呼囚詰之曰汝殺人投之於井我悉知之矣胡得欺我囚遂驚服果於廢井得尸尋知安慶府事理訟簡制司李珏辟爲參議官辭不受既而朝命與徐僑兩易和州且令先赴制府稟議榦即日解印趨制府和州人日望其來曰是嘗鞫死囚感夢於井中者庶能直吾屈乎久之知珏不足與共事辭去入廬山訪其友李燔陳宓相與盤旋

玉淵三峽間俛仰其師舊跡講乾坤二卦於白鹿

書院山南北之士皆來集

張洽字元德臨江之清江人從朱熹學於書無所不

讀熹嘉其篤志謂黃榦曰所望以承斯道之傳如

二三君者不數人也嘉定元年中第爲袁州司理

叅軍有大囚訊之則服已而復變異力能動搖官吏

果年不決而逮繫者甚衆洽以白提點刑獄殺之

有盜黠甚辭不能折會獄有兄弟爭財者洽諭之

曰訟于官祗爲胥吏之地且冒法以求勝孰與各

守分以全手足之愛乎辭氣懇切訟者感悟盜聞

之自伏民有殺人賄其子焚之居數年事敗洽治其獄無狀憂之且白郡委官體訪俄夢有人拜于庭示以傷痕在脇翌日委官上其事果然郡守以倉廪虛籍倉吏二十餘家命洽鞫之洽知爲都吏所賣都吏者州之巨蠹也嘗占於倉不獲故以此中之洽度守意銳未可嬰姑繫之而密令計倉庾所入以白守曰君之籍二十餘家者以胥吏也今校數歲之中所入已豐於昔胥吏妄矣君豈忍受胥吏之妄而籍無罪之家乎若以罪胥吏過乃可免守悟爲罷都吏而免所籍之家知永新縣一日

謁告閩獄中榜笞聲盍獄吏乘間取財也洽大怒亟執付獄明日以上於郡縣之以江東提舉常平兼通判池州獄有張德修者誤蹴人死獄吏誣以故殺洽請再鞫守不聽會提點常平袁甫至時方大旱禱不應洽言于甫曰漢晉以來濫刑而致旱伸寃而得雨今天大旱焉知非由德脩事乎甫爲閱疑狀當德脩徒復白郡蠲征稅寬催科以召和氣守爲寬稅三日果大雨洽數以病請祠至是主管建昌仙都觀以慶壽恩賜緋衣銀魚時袁甫提點江東刑獄甫以白鹿書院廢弛招洽爲長洽曰

嘻是先師之跡也至則選好學之士日與講說而汰其不率教者凡餐士之田乾沒於豪右者復之學輿即謝病去

黃震爲吳縣尉吳多豪勢家告私債則以屬尉民多死尉卒手震至不受詞有聲稱通判廣德軍郡有祠山廟歲合江淮之民禱祈者數十萬其牲皆用牛郡惡少挾兵刃舞牲迎神爲常鬬爭致犯法其俗又有自嬰桎梏以徼福者震見問之乃兵卒自狀其罪震曰爾罪多不敢對人言特告神以免罪耳杖之示衆又其俗有所謂埋藏會者爲坎於庭

深廣皆五尺以所祭牛及器皿數百納其中覆以牛華封鏞一夕明發視之失所在震以爲妖而殺牛淫祀非法呈諸司禁絕之升提舉常平倉司舊有結關拒捕逮捕事繫郡獄二十有八年存者十無三四以事關尚書省無敢決其獄者以結關爲作亂也震謂結關猶他郡之結甲也非作亂比況已經數赦皆釋之改提點刑獄決滯獄清寃訟赫然如神明有貴家害民震按之貴家怨又彊發富人粟與民富民亦怨御史丞陳堅以讒者言劾震去讒者乃怨震者也遂奉雲臺祠尋召監察御史

有內戚畏震直止之及宗正少卿皆不拜震嘗告人曰非聖人之書不可觀無益之詩文不作可也所著日抄一百卷門人私謚曰文潔先生

理宗時贛州雩都縣黎子倫家被寇刼殺子倫素與其族黎千三兄弟交惡遂訟之邑差縣尉成其體究追解子倫賄尉捕黎千三千五千十六及鄰里親戚十五人解官殺死十二人汚千十六之妻焚其居極其拷掠誣服無贓與證子倫買囑劉十四為證私投兵器搜檢解官千三兄弟誣服焉未幾巡司獲劉直寇丁官念二十六名子倫賄以黎為首丁

爲從結欵解州審勘無異申提刑司時吳恕齋華
爲憲疑之蓋尉司取到黎千三初欵即無丁官念
二同行之詞巡司取到丁官念二初欵亦無黎千
三名字各各審問黎稱寃而丁官服罪遂對移趙
知錄爲贑縣東尉胡某爲知錄送一千人審覆具
得丁念二刼殺之情咸服其辜州縣吏並配廣南
知錄趙某雩都宰趙某縣尉成某並降罷辟東尉
胡某正任知錄黎千偷脊杖十五編管五百里以
其家遭刼免行出穀三十五石與黎千三造屋時
以爲神政

徐誼知徽州歙縣有妻殺夫繫獄者以五歲女爲證誼疑曰案不著他事婦何故而致死其夫也死即何地此孱弱婦如不勝能一掌制人命乎果如獄彼夫家豈無見者廼證以不解事之幼女也更鞫之則死者父母及弟在焉乃言我子欠租久繫饑而大叫役者批之墮水死矣然後寃者得釋吏皆坐罪闔郡以爲神

高登起家太學授富川主簿憲弇聞其名檄攝六郡獄復命兼賀州學事學故有田舍法罷歸買馬司登請復其舊守曰買馬養士孰急登曰買馬固急

矣然學校禮義所出一日廢衣冠之士與堂下卒
何異守不能奪從之攝獄事有因殺人守欲奏裁
曰陰德可爲登曰陰德豈可有心爲之殺人者死
而可幸免則被死之冤何時而銷滿秩授靜江府
古縣令道廣西帥沈晦問登何以治縣登條十餘
事告之晦曰此古人之政今人詐疑不可行對曰
忠信可行蠻夷謂不能行誠不至耳豪民秦琥武
斷鄉曲持吏短長號秦大蟲登至頗葺其非乃補
之學職它日琥有請屬登謝卻之琥怒謀中以危
法會有告琥侵貸學錢者登呼至面數琥聲氣俱

厲叱下白郡及諸司寘之法忿而死一郡快之帥胡舜陟謂登曰古縣秦太師父舊治寔生大師於此盍祠祀之登曰檜爲相亡狀祠不可立舜陟大怒摭秦琥事移浦丞康寧以代登登以母病去舜陟遂創檜祠而自爲記誣以專殺之罪詔送靜江府獄舜陟遣健捕登屬登母死舟中藁葬水次航海詣闕上書求納官贖罪帝問之故人有爲右司者謂曰丞相云嘗試君於太學可一見之登曰某知有君父不知有權臣旣而中書奏故事無納官贖罪仍送靜江獄登歸葬其母訖事詣獄而舜陟

先以事下獄死矣事卒昭白

吳柔勝知隨州時再議和好戒開邊隙旁塞之民事與北界相涉不問法輕重皆殺之北人有盜郡民梁皐馬者急追之被矢亦以二矢反之北界爲言郡下土人於獄柔勝至立破械縱之具始末報北界而巳收土豪孟宗政扈再興隸帳下後宗政再興皆爲名將

李祥爲錢塘縣主簿時姚憲升臨安俾攝錄事叅軍邏者以巧發爲能每事下有司必監視鍛鍊囚服乃巳嘗誣告一武臣子謗朝政鞫於獄祥不使邏

者入門既而所告無實具以白尹尹曰上命無實乎祥曰即坐譴自甘慮具論如祥意上駭曰朕幾誤矣卿吾爭臣也遂賜憲出身爲諫大夫祥調濠州録事參軍安豐守臣冒占民田訟屢政而不決監司委詳卒歸之民累官國子祭酒丞相趙汝愚以言去國祥上疏爭之曰頃壽皇崩兩宮隔絶中外洶洶留正棄印亡去國命如髮汝愚不畏滅族决策立陛下風塵不揺天下復安社稷之臣也奈何無念功至意忽體貌常典使精忠巨節拂鬱黯闇何以示後世

劉宰字平國金壇人既冠入鄉校卓然不苟紹興元年舉進士調江陵尉江陵巫風爲盛有持妖術號眞武法穿雲子寶華主者皆禁絕之書其坐右曰毋輕出文引毋輕事箠楚緣事出郊與吏卒同疏食水飲去官惟篋藏主簿趙師秀酬倡詩而已爲授泰興令有殺人獄具謂禱於神祠以殺一人刄忽三躍乃殺三人是神眞教我也爲請之州毀其廟斬首以狗鄰邑有租牛縣境者租[illegible]於主有連姻因喪會竊券而逃它日主之子征其租鄰曰牛鬻久矣子累年訟于官無券可質宰又以異縣置

不問至是愬於宰宰曰牛失非載一旦難得乃召二佃者勞而語之故託以宅事擊獄鞫之佃者自詭盜牛以賣遣詰其所驗覘租戶曰吾牛因其氏所租佃者辭益力因出券示之相持以來盜券者憮然為歸牛與租富室亡金釵惟二僕婦在置之有司咸以為冤命各持一蘆曰非盜釵者詰朝蘆當自若果盜則長於今二寸明旦視之一自若一去其蘆二寸矣即訊之果伏其罪有姑愬婦不養者二召二婦並姑置一室或飼其婦而不及姑徐伺之一婦每以己饌饋姑姑猶呵之其一反之卽

是累日遂得其情而分遣焉端平初遷太常丞郡守以朝命趣行不得已勉就道至吳門拜疏徑歸隱居三十年平生無嗜好惟書靡所不讀有漫塘文集語錄行於世

柴中行提點湖廣刑獄豪家習殺人或收養亡命橫行江湖一繩以法華亭令貪虐法從吏疏爲之中行笑曰此欲斷吾按章也卒發其辜入爲吏部郎官遇事持正不爲勢屈由是銓綜平允

趙方舉進士調蒲圻尉疑獄多所委決授大寧監教授俗陋甚方擇可教者親訓誘之人皆感厲自是

始有進士知青陽縣告其守史彌遠曰催科不擾是催科中撫字刑罰無差是刑罰中教化人以爲名言

李舜臣進士第時對策論金人世讐義無可和宰執大臣不當以奉行文字爲職業考官惡之紬下第調邛州安仁縣主簿歲大祲饑民千百持鉏棘大呼響震邑市令懼閉門舜臣曰此非盜也何懼爲亟出慰勞遣之知饒州德興縣專上風化民有母子昆弟之訟連年不決爲陳人倫大義感泣而歸遂母子昆弟如初

崔與之字正子廣州人少卓犖有奇節紹熙舉進士授潯州司法叅軍調淮西提刑司檢法官民有窘於豪民遁負毆死其子誣之其長欲流之與之曰小民計出倉猝忍使一家轉徙乎況故殺子孫罪止徒得免於流知建昌之新城歲適大歉有彊發民廩者執其首折手足以徇盜爲止勸分有法貧富安之累官廣西提點刑獄徧歷所部至浮海巡朱崖秋毫無擾州縣而停亭裁決獎廉劾貪風采凜然嶺海去天萬里用刑慘酷貪吏朘民迺疏爲十事申論而痛懲之高惟有嘗刻之號嶺海便民

榜知成都府軍民利賴召爲禮部尚書不拜便道還廣蜀人思之肖其像於都仙遊閣以配張詠趙林名三賢祠

劉子薦以父任爲湘鄉尉用獲盜功調撫州司錄有愬王應亨毆死荷擔黄九者獄成矣子薦閱受書疑而駮之俄烈風迅雷闢獄尸裂吏禊殺人者實孔目馮汝能非應亨也獄遂白得免死者八人事聞須諭天下之爲理官者通判常德府知融州陛辭度宗慰之曰廣郡凋瘵賴卿撫摩子薦對曰臣當推行德化以安其民至官以廉靜著聞

吳提刑雨巖勢卿知處州時報添差通判王某來雨巖十數年前曾相識甚喜及見覺非是問舊事亦不知心稍疑駭一日會其家眷凡十八人內一人年老而憔悴不樂令夫人與之從容言王倅舊事婦人潸然詰之再三乃知正雨巖所識王某之妻蓋寇掠其舟取其妻就用其勑仕至本州添倅也雨巖付吏推勘得實申朝正其罪時寶祐年間也

眞西山帥潭州時有程二者開旅店有子年二十餘屢謀於所厚者欲殺其父時西山以精明稱所厚者恐累已赴官首之喚其父母問之亦云逮其子

赴左院推勘遂即準伏索到鼠尾刀解官問其故
卒無可說喚問鄰里亦云常挾利刀謀叵測但其
父子之間並無他故獄已成西山疑之展轉年餘
西山一夕炷香告天地神祇夢神告之曰此毋怪
其然乃是二十年前事了旦起未遑他務首喚程
二屏去左右告之曰今日獄已成爾心下別有何
事程倉皇良久曰無事西山曰爾二十年前做什
麼事來此事我知已悉爾其無隱程乃啞然曰然
二十年前有瀉山行者在店安歇欲買度牒其貧
其財物殺而有之所殺屍見瘞廚中西山委官[illegible]

其家產可千緡并掘其屍果在遂將程二送左院餘人並釋放入府禁審其子準伏與前詞無異復曰彼爲爾親父爾何故欲殺之其子又無說西山曰你別生計不見爾父如何其子曰其不會做甚生計西山曰你若做甚生計我自與你一千貫錢去其子曰若得千貫錢我買本度牒爲山出家去西山遂將所籍家產千緡與之程二編管建昌死

時嘉定壬午年也

唐震知信州有民顧童牧牛童逃而牧舍火其父訟主者殺其子投火中獄具震視牘疑之密物色得

童於傍郡以詰其父對如初震出其子示之其獄遂直擢浙江提刑過闕陛辭似道以類田屬震震謝不能行至部又以疏力爭之趙氏有守阡僧甚暴橫震遣吏捕治似道以書營救震不省卒按以法

楊簡字敬仲慈谿人舉進士爲紹興府司理親臨犴獄端默以聽因自吐露越陪都臺府鼎立簡中平無頗惟理之從一府吏觸怒帥令鞫之簡曰無罪曰鞫其平日日吏過詎能免今日實無罪必擿往事寘之法某不敢奉命帥大怒簡取告身納之爭

僉力常平使者朱熹薦知樂平縣興學訓士諸生聞其言有泣下者楊石二少年為民害僃寘獄中諭以禍福咸感悟願自贖由是邑人以訟為恥夜無盜警路不拾遺紹熙五年召為國子博士二少年帥縣民送境外呼曰楊父

呂沆字叔朝以恩補將仕郎授黃巖縣主簿監西京中嶽廟者二以明允著稱改知於潛縣重囚先逸去聞沆至自歸淮西總領辟充主管文字通判婺州朱君章訟爭田四十有二年吳王府爭墓二十有九年沆皆決之

吳昌裔拜監察御史彈劾無所避曰夫國於天地惟
恃朝綱今言及親故則爲之留中言及私昵則爲
之乞了事有窒礙則節帖付出情有嫌疑則調停
寖行今日遷一人曰存近臣之體明日遷一人曰
爲遠臣之勸屈風憲之精采徇人情之去留士氣
銷愞下情壅滯非所以糾正官邪裦助國脉也臺
臣故事季詣獄點檢時有爭常州田萬四千畝平
江亦數百畝株逮百餘人視其牘乃趙善湘之子
汝穠汝穃也州縣不敢決昌裔逆疏劾罷之
汪綱知婺州攺提點浙東刑獄慮囚至婺有奴挾刄

欲戕其主不遇而殺其子講讞牽連事久不决綱曰是犯何可留也徑出斬之衢有盜鐘之獄尉覬賞躐申制司綱謂治盜雖尚嚴豈得鍛鍊傳會以成其罪邪由是减死禱雨龍瑞山有物蜿蜒朱色盤旋壇上者三日綱曰吾欲雨而已毋爲異以惑衆言未竟雷雨大至歲以大熟

高定子知夾江縣會水潦貧民懇無所糴定子曰汝毋憂第持錢往常所糴家以俟廼發縣廩給諸富家俾以時價糴至秋而償須臾米溢於市鄰邑有爭田十餘年不決部使者以屬定子定子察知僞

爲質劑其人不服定子曰嘉定改元詔三月始至縣安得有嘉定元年正月文書邪兩造遂決

高斯得爲湖廣提點刑獄攸縣富民陳衡老以家丁糧食資強賊刼平民有愬其事者首吏左右之斯得發其姦械首吏下獄研鞫具得其狀乃黥配首吏具白朝省追毀衡老官資簿錄其家會諸邑水災衡老願出米五萬石賑濟以贖罪衡老壻吳自性與衡老館客太學生馮燁等謀中傷之斯得白於朝出一篋書具得自性等交通省部吏胥情狀[illegible][illegible]賕銀六萬餘兩黥配自性及省寺高鑄等二

十餘人初自性厚賂宦者謂斯得以緡錢百萬進
願易近地理宗曰高其硬漢安得有是
唐璘字伯玉舉進士調吳縣尉有殺人于貨挾其舟
亡者有司求賊急屠有告吾兒實殺之兒亦自誣
伏璘問舟安在錢何用其辭有差爲緩之果得賊
太湖與舟俱至縣有勢家治圃將鑿渠通舟謬言
古有渠常平使者主之璘視乾道故籍則民田也
力爭迕使者意移監縣稅璘遂以直聞尋知晉陵
縣隣州田訟至有泣愬諸使送晉陵可否之累擢
監察御史臺吏且至璘皇駭趨避不敢詣闕毋曰

人羨此官汝何得憂乎璘曰此官須爲朝廷爭是非一咈上意或忤權貴恐重爲夫人累何得不憂母曰而第盡言吾有而兄在勿憂璘拜謝敢言不避有古之遺直焉

范應鈴字旂叟擧進士調永新尉縣有大姓與轉運使有連家僮恣橫厲民應鈴笞而繫之獄郡吏庭原僮應鈴執吏囚之以狀聞調衡州錄事總領閭應鈴名辟爲屬改知崇仁縣始至明約束信期會正紀綱曉諭吏民使知所趨避夙興冠裳聽訟發摘如神雖被罰者無不心服累官大理少卿卒[illegible]

不阿別白是非所至無留訟無滯獄繩吏不少貸亦未嘗沒其貲曰彼之貲以悖入官又從而悖取之可乎進脩潔案姦贓振樹風聲聞者與起家居時人有不平不走官府而走應鈐之門爲不善者輙相戒曰無使范公聞之讀書明大義尤喜左氏春秋所著有西堂雜著十卷斷訟語曰對越集四十九卷徐鹿卿曰應鈐經術似倪寬決獄似雋不疑治民似龔遂風采似范滂理財似劉晏而正大過之人以爲名言

歐陽守道以德行爲鄉儒宗舉進士還里有張基喪

其父小祥而舅氏訟以事繫之獄使不得祭邀其售已地以葬守道聞之歎曰吾惟痛斯子之不得一哭其父也明日告邑令曰夫濱祭而縛之撓葬而奪之舅如此是自食其肉也請任斯子出祭而復獄令亟出之其舅醜誣守道守道亦不自辨吉有賢守而大家怨之誣以贓下其事常平使者會旱甚禱雲騰守道曰無以禱也雲騰之神唐郡守吳侯也寃莫甚於前守寃不直而吳侯有辭矣匹婦藏寃旱或三年寃在民牧害豈其小反覆千餘言或迂笑之守道不改卒以得直

杜杲攝閩尉民有甲之子死誣乙殺之驗髮中有沙而甲舍旁有池沙類髮中者鞫問子果溺死調江山丞與淮東總領岳珂議不合慨然引去珂出文書一卷曰舉狀也果曰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爲珂怒果曰可劾者有文移不可強者杜果珂竟以負蘆錢劾朝廷察其無所二劾皆寢淮西制置曾式中辟廬州節度推官浮光兵變果單騎往誅其渠魁守將爭餉金幣悉封貯一室將行屬通判鄭準反之安豐守告戍將扇搖軍情且爲變帥欲討之果曰是激之使叛也請與兩卒往呼將諭之曰

而果無他可持吾書詣制府將郎日行一軍帖然知六安縣民有孽其妾者產命與二子均分二子謂妾無分法果書其牘云云傳云云子從父令律曰違父教令是父之言爲令也父令子違不可以訓然妾守志則可或去或終當歸二子部使者季衡覽之擊節曰九州二十三縣令之最也累官吏部尚書

趙汝讜字蹈中少倜儻有智畧以葉適之言折節讀書與汝談齊名天下稱爲二趙以祖遺恩補承務郎尋提點江西刑獄撫州大姓辛氏貪徐氏田不

可得強取其禾終不與誣以殺婢寘徐獄徐訴其冤汝讜以反坐法縣寡幸氏籍其家幸氏走告急於中宮徙汝讜湖南既至則表直臣龔夬墓瀏陽有豪民羅氏奪民田汝讜懲以法遷知溫州常言宗子不忘君孝子不辱身臨難功業當如朱虛立身當如子政

趙與權舉進士中明法科歷大理寺評事上天變民情國威三事知安吉州郡計仰榷酤禁網峻密與權首捐以予民設銅鉦縣門欲訴者擊之冤無不直有富民愬幼子察之非本心姑逮其子付獄徐

廉之乃二兄強其父析業與權曉以法開以天理皆忻然感悟又娶媼僅一子以不孝告留之郡聽日爲饌俾親饋晨昏以禮未周月母子如初二家皆畫像事之與權三爲府尹盡力爲民事都人稱趙端明必以手加額曰趙佛子也久之以舊職知溫州政事必親吏不敢欺嘗謂士大夫有貪聲則雖奇才與學徒以蠹國害民耳故歛之夕而金帶猶質錢民家云

[illegible]字庭楨濠州定遠人少喜言兵陰讀孫武曹操之書而曰使吾得用將兵掃中土以還天子榆況

挺偉廣顙而豐頤又美鬚髯遇事慷慨自方諸葛亮周瑜父永御槐嚴鬧其自方怒而嘻曰不力學又自喜大言此狂生耳吾弗願也槐心愧乃益自摧折於學嘉定六年登進士第爲廣德軍錄事叅軍民有誣富人李桷私鑄兵結豪傑以應李全者郡捕繫之獄槐察其枉白守守曰爲反者解說族矣槐曰法豈謂諸被告者無論枉不枉皆可殺乎頃之守以憂去攝通判州事歎曰桷誠枉今不爲出之生無繇矣乃爲翻其辭明其不反書上卒脫桷獄提點湖南刑獄常德軍亂夜縱火而譟守尉馬

不出槐騎從數人與火所且問亂故亂者曰將軍馬彥直奪吾歲請吾屬將責之償不為亂也槐坐馬上召彥直斬馬前亂者還入伍中明日乃捕首亂者七人戮諸市而賻彥直之家軍中肅然累官參知政事拜右丞相兼樞密使槐自以為人主所振拔苟可以利安國家無不為屹然有大臣風節

黃疇若成進士授初陽縣主簿邑民有訴僧為盜且殺人移鞫治疇若疑其無證以白提點刑獄馬大同且爭之甚力曰此死刑不可枉也即不然而遲之孰與後悔乎已而得真盜大同服其有識薦之

羅必元舉進士調福州觀察推官有勢家李遇奪民荔枝園積不可理民自以抱冤莫申訴也必元直其事遇爲言官以私憾罷之知于縣趙福王府驕橫前後宰貳多爲撓陷至是以汝愚墓占四周民山亦爲直之言於州曰區區小官罷去何害人益壯其風力累官御史知汀州必元嘗從危積包孫學最爲淵源見理甚明風節甚高至今鄉人猶尊慕之

胡穎登進士第授京秩兼浙西提點刑獄以樞密都承旨爲廣東經畧安撫使潮州寺有大蛇能驚動

人前後任於潮者皆信奉之前守去州人疑未詣
也已而旱咸咎守不敬蛇神後守不得已詣焉蛇
蜿蜒而出守大驚得疾卒頴至廣州聞其事檄潮
州令僧舁蛇至令之曰爾有神靈當三日見變怪
過三日則汝無神矣既及期蠢然耳遂殺之毀其
寺移節廣西頴臨政善斷不畏強禦在浙西榮王
府十二人行刼頴悉斬之一日輪對理宗曰聞卿
好殺意在折獄頴曰臣不敢屈太祖之法以負陛
下非嗜殺也帝爲之默然

呂幽字西士少從錢文子學登嘉泰二年進士第累

官提點刑獄寒食放囚歸祀其先囚感泣如期至
召爲左司諫與王萬郭磊卿徐清叟俱負直聲當
時號嘉熙四諫
包恢知台州有妖僧居山中號活佛男女爭事之因
爲姦利豪貴風靡恢誅其僧進左司郎官知建寧
閩俗以九月祀五王生日糜金帛傾市奉之恢曰
彼非犬豕安得一日而五子同生非不祥者乎而
尊畏之若是衆感悟尋浙西提點刑獄是時海寇
爲亂恢單車就道集諸軍討平之嘉興吏因和糴
受賕百萬恢被旨慮囚曰吾用此消沴氣乃減死

斷其手進江西轉運沅妖妓於水化爲狐人皆神之有毋愬子者年月後狀作疏字恢疑之呼其子至泣不言毋孀居與僧通惡其子諫狀則僧爲之也厥後僧不敢至毋乃託大諱日入寺作佛事籠盛衣帛因納僧於內以歸恢使人要之置籠公庫逾旬吏報籠中臭恢命沅於江語其子曰爲汝除此害矣又姑死者假子婦棺以斂家貧不能償婦訴於恢恢怒買一棺給其婦卧棺中以試就掩而葬之县定初爲中書舍人林希逸奏恢守法奉公其心如水擢刑部侍郞遷文華閣直學士知平江

府兼發運豪右奪民包舉田寄公租誣上者詠上
疏指爲此以小民祈天永命之一事帝覽下惻然
罪任事者即歸民田召赴闕辭攺知紹興度宗即
位以資政殿學士致仕愀歷仕所至破豪猾去姦
吏治蠱獄課盆鹽理銀欠政聲赫然嘗因論對曰
此臣心惻隱所以深切爲陛下告者陛下惻隱之
心如天地日月其閉而食之者曰近習曰外戚耳
參知政事董槐見而歎曰吾等有慚色矣度宗至
比愀爲程顥程頤年八十七臨終舉盧懷慎臥病
窮約事戒諸子斂以深衣作書別親戚而後卒有

光顯其地遺表聞帝輟朝贈少保謚文肅

陳仲微進士調莆田尉囊山浮屠與郡學爭水利久不决仲微按法曰曲在浮屠乜日沿檄過寺其徒書鍾上以爲冤旦暮祝詛然莫省爲仲微也仲微見之曰吾何心哉吾何心哉質明首僧無疾而死寓公有諷仲微於當路而客授以薦牘者仲微受而藏之踰年其家負縣租竟逮其奴寓公有怨言仲微還其牘緘封如故其人慚謝終不敢撓以私遷海鹽丞鄰邑有疑獄十年郡令仲微按之一問立决改知崇陽縣陞江西提點刑獄遷大府寺丞

權右侍郎輪對言祿餌可以釣中才而不可以啖嘗天下之豪傑名航可以載猥士而不可以陸沉天下之英雄其忠直如此

史彌鞏字南叔彌遠從弟也登進士第時李皇開鄂閫知彌鞏持論不阿辟諮幕府事壽昌戍卒失律欲盡誅其亂者乃請誅倡者一人軍心感服改知溧水縣歷官提點江東刑獄徽之休寧有淮民三千餘輩操戈刼人財逮捕法曹以不傷人論罪彌鞏曰持兵為盜貸之是滋盜也推情重者戮數人一道以寧饒州兵籍溢數供億不討請汰冗兵令

下營門大譟乃呼諸校謂曰汝不當許自陳敢譁者斬咸叩頭請罪諸營帖然廩給亦大省召爲司封郎中以兄子嵩之入相引嫌匄祠提舉崇禧觀里居絶口不道時事眞德秀嘗曰史南叔不登宗衮之門者三十年未仕則爲其寄理巳仕則爲其排擯翛然不汚有如此

陳塤第進士出知衢州寇卜日發深坑遵江山而東塤獲諜者即遣入致牛酒諭之曰汝不爲良民而爲刧盜不事耒耜而事甲兵今享汝牛酒與汝毋崇否則殺無赦於是自首者日以百數獻器械者

重酬之遂以潰散逾年遷浙西提點刑獄安吉州弓手戴福以獲潘丙功爲副尉宗勉倚之爲腹心盜横貪害聞風而去墳移書宗勉曰墳治福所以報丞相也傳聞實走丞相賢輔弼不宜有此宗勉答書曰福罪惡貫盈非君不能治宗勉雖不才不敢庇姦惟君留意及獲福豫章衆皆欲殺之墳曰若是則刑濫矣乃加墨猶于市囚之圜土未幾召爲國子司業諸生咸相慶以爲得師

徐鹿卿爲江東轉運判官歲大饑人相食留守劉之

傑諱不詰鹿卿命掩捕食人者尸諸市出本司積米三千餘石糴半賈以糶勸貧民收字遺孩日給錢米所活數百人已用之傑客請移浙東提點刑獄加直秘閣兼提舉常平鹿卿言鹽浮鹽經界廉地先撤相家所築就捕者自言我相府人鹿卿曰行法必自貴近始卒論如法丞相史彌遠之弟通判溫州利韓世忠家寶玩籍之鹿卿奏削其官初鹿卿檄衢州推官馮惟說決婺獄惟說素廉平至則辨曲直出淹禁大家不快其爲以言中之惟說笑曰是尚可以仕乎自題詩印紙而去鹿卿以委

使不當自劾罷起右司辭丞相杜範遺書曰直道
不容使人擊節君不出豈以馮惟說故耶惟說行
將有命矣鹿卿乃出擢太府少卿兼右司
洪天錫爲潮州司理勢家奪民田天錫言於守還之
帥方大琮辟直州判官留寘幕府改秩知古田縣
行鄉飲酒禮邑劇牒訴猥多天錫剖決無留難有
倚王邸勢殺人者誅之不少貸擢拜監察御史兼
說書累疏劾董宋臣謝堂厲文翁理宗力護文翁
宣諭再三天錫力爭謂貴倖作姦犯科根柢蟠固
宜蚤法治以張紀綱章五上出關待罪會吳民仲

大倫等列宋臣奪其田天錫下其事有司而御前提舉所移文謂田奪御莊不當曰臺儀鸞司亦牒常平天錫謂御史所以雪寃常平所以均役若中貴人得以控之則內外臺可廢猶爲國有紀綱乎又言修內司供繕修而巳比年動曰御前姦贓之吏迹捕之亢渠一竄名其間則有司不得舉手狡者獻謀暴者助虐其展轉受害者皆良民也願毋使史臣書之曰內司之横自今始疏上至六七最後請還御史印謂明君當爲後人除害不當留患以遺後人今朝廷輕給舍臺諫輕百司庶府而北

司獄重倉卒之際臣實懼焉言雖不果行然終宋世闗人不能竊弄主威者皆天錫之力而天錫亦自是去朝廷矣

孫子秀第進士調吳縣主簿有妖人稱水仙太保郡守王遂將使治之莫敢行子秀奮然請往焚其廬碎其像沉其人於太湖曰實汝水仙之名矣妖遂絕知金壇縣與民休息訟者使齎牒自詣里正并鄰證來然後行不實者往往自匿其牒惟豪黠有犯不少貸歷官知常州盜刼吳大椿前使者諱其事誣大椿與兄子焴爭財自刼追毀大椿官徒黥

其臧獲子秀兼得實乃平反之犴獄爲清累遷浙西提點刑獄子秀冒暑周行八郡三十九縣獄爲一清安吉州有婦人怨人殺其夫與二僕者守逮繫考掠十餘人終莫得子秀密訪之乃婦人外合賂宗室子殺其夫僕救之併殺以滅口一問即伏誅又釋僞會之連逮者遠近稱爲神明

劉應龍進士授零陵主簿饒州錄事參軍有毛隆者務剽掠殺人州民被盜逐呼盜曰汝毛隆也盜亦曰我毛隆也既訟于官捕隆置獄應龍曰盜誠毛隆其肯自謂因言于州州不可乃委它官隆誣伏

抵死未幾盜敗應龍由是著名

何時字了翁撫州樂安人天祥同年進士也爲臨江軍司理參軍郡獄相傳舊斬一寇屍能行一里許衆神之塐爲肉身皐陶時至取故牘閱此寇嘗掠殺數人曰如此可謂神乎命鞭之沉於水人服其明後元兵至兵敗削髮爲僧變姓名號堅白道人

元

李德輝父朴尚書吏部主事卒指公謂毋宗夫人曰吾爲吏治獄不任慘鷙刻削人蒙吾力脫罪者衆天或報施善人是兒其大吾門者勿憂貧且賤公

旣長讀書家於貧無以自資輟業十七八監酒豐州用劉文貞公薦徵至潛藩累功勞遷右三部尚書人有由訟財而失其兒子者公曰何疑焉叔殺之也深竟其獄僉謂衣冠之族決不至是公不聽縣已係爲賞購之其家人果上變告情狀呈露言者慚服叔竟以是病死俄轉戶部尚書事無大小必決之一日書判煩勞指爲璽會上以蝗旱爲憂俾錄山西河東囚行至懷仁民有魏氏發得木偶持告其妻挾左道爲厭勝謀殺已移數獄服詞皆具自以爲不寃公獨疑之召鞫其妾不移晷而服蓋

妬其妾𡬶以是殺之也遂杖其夫而當妾死觀者神之或咨賞泣下
雷希顏初權遂平縣事時年少氣鋭擊豪右發姦狀一縣畏之稱爲神明及以御史廵行河南得贓吏尤不法者椺掠之有至四五百者道出遂平百姓相傳雷御史至豪猾望風遁去蔡下一兵與權貴有連脫役遁田間時以毒藥殺民家馬牛而以小直脇取之希顏捕得數以前後罪立杖死之老幼聚觀萬口稱快馬爲不得行
姚思恭字敬父至元間仕廣東宣慰司有海商被強

盜誣執其佻司官之貳右商逮捕牽連三十人繫廣州獄事至司貳酷法以鞫死者三之一存者誣服敬父知其冤會歲終吏牘互易所掌此獄隸敬父即以冤狀白官不荅府廣東得專殺貳命出囚于庭將施刑敬父謂囚曰汝今就死囚畏慴不敢翻異貳令敬父署牘則曰贓仗未完人命不可輕職可罷牘不可署貳大怒趣署愈急敬父度不可已抱其牘踰墻走匿僧舍越五日梅州獲正賊贓仗悉具械送以上貳慙恚喑默敬父引冤囚十九人釋之囚哭拜曰非姚孫我輩死久矣自後獄有

疑必衆敬父覆問平反者甚衆

廉平童希憲至北京問民所苦皆曰有西域人自稱駙馬營於城外逮係富家誣其祖父嘗貸子錢訊之使償無所於訴曰日持牒告王即遣吏逮駙馬者其人怒馬而來直入省堂徑坐榻上王命曳下跪而詰之曰制無私獄汝何人敢爾繫民其械繫之哀禱請命國王亦爲之言稍寬待一夕拔營遁去

董文中僉樞密院事有告漢人毆國人傷又告太府屬盧某盜斷監布上命殺以懲衆公言今刑曹於

囚罪入死者巳有服辭猶必詳讞是事未可因人一言遽置重典宜付有司閱實以俟後命乃遣近臣牓滿覈毆傷公覈監布告毆得誣杖遣之監布蓋太府始受端外皆有羨尺適尚方工官有需惜毀成端斷羨以給非身利而爲也降旨原之責侍臣曰方朕怒際卿曹皆結喙非董文敢沃朕心則殺非辜必竊竊取議中外矣賜金尊曰用旌卿直儲皇亦謂轉移雷霆實人臣難能者太府來泣謝曰鄙人腰領賴公以全公曰吾雅非知子其必極濟儲阽危者蓋冀國平刑非期子見德也

賈叅知政事守謙平南康歸江東饒之屬縣都昌民
萬一挾左道媚人有衆萬數往偺置相公曰都昌
與吾南康止限彭蠡此寇不誡將亂南康乃調兵
戍遏彭蠡西源別遣方招討將其軍伏伏於中僞
爲商農徑生擒萬一與其相胥者以歸磔龍興市
悉赦其民後有列巨室姓名百數來上云與賊連
公曰大慝誅矣延求何爲悉火之
仇鍔在威州民張氏兄弟訟家財吏展轉賕賂更數
歲莫能決公召諭之曰兄弟孰與吏親民曰兄弟
同氣吏途人耳公曰弊同氣以資途人如何不知

之甚即大感悟相抱持以哭遂爲兄弟如初時屬
縣吏李子秀慢令當笞公即令釋縛呼前曰若軀
長六尺徒甘箠楚間不知有功業可取耶吾與若
約三日若不力吾將重寘於罰後公出安西有從
騎十數西來見公遽下馬拜曰我當笞吏也公向
脫我罪又勗我任今效節兵伍爲千夫長微公豈
有今日在鞏昌會歲大旱草木枯盡僚吏請禱公
曰得無以冤獄致是乎取某事按問得實平反上
之大雨三日

劾張而只自侍御史拜中丞上都富民張弼殺人繫

獄鉄木迭兒使大奴脇留守出之及強以它姦利事不能得丞相坐都堂盛怒以他事召留守將罪之留守昌言大奴所干非法不敢從它實無罪丞相語詘得解去而中丞巳廉得鉄木迭兒受張弼賕鉅萬大奴數千使御史徐元素按得實入奏御史又發其私罪二十餘事上震怒有詔逮問鉄木迭兒匿興聖近侍家有司不得捕上爲不御酒飲者數日以待獄竟盡誅大奴同惡數人鉄木迭兒終不得中丞持之急興聖左右以中旨召中丞至宮門責以違旨對曰待罪御史奉行祖宗法必得

罪人非敢違旨特上亦恐傷太后意徒罷其相而
中丞亦遷集賢職矣

賀勝拜開府儀同三司時吏有持上供物入宮門迫
暮不得出所司捕得奏誅之公曰此有故非闌入
也力爭之吏得不死奉聖州民高氏隷籍虎賁衛
以多貲名身死而子幼貴官有利其家財者使部
曲強娶其婦公爲辯之上前不聽娶高氏乃得全
其家

張珪爲江南肅政廉訪使民有殺人恃其貲得不實
獄吏陰制官吏持鄉里短長訟受成於其家公按

之如法得鹽運司姦吏事服連上下具有實跡將發之方面不自安以女子金錢走貴近妄言公有厭勝事沮鹽法上爲遣官雜治之得行省大小吏及鹽官欺罔狀皆罪罷召公拜僉樞密院事採馬赤軍之戍北者多逃歸吏請按法誅之公曰逃者聞命懼誅將聚而爲盜期以百日聽自歸有不至者乃誅之可也及拜中丞仁宗命道士劉志淸醮事近侍分其所用金幣道士訟之臺而近侍譖道士於上前當殺者六人公力辯道士無死罪上怒曰汝以臺綱脅我耶公曰御史臺陛下之臺則臺

綱乃陛下之綱也陛下奈何欲自壞其綱乎上怒未解顧左右扶出明日復叩頭苦諫曰陛下必欲用譖言殺無罪臣請先死上卽不殺六道士親解衣以賜公明日上謂近臣曰人言中丞忠臣乎張中丞乃張忠臣非官中丞也時有勇暴者厕名元從中怙恩不法有醫婦飾而過市六七人要而執之加無禮焉有尉捕得强盜械送府盜有親者方乘傳出使擊尉去破械縱賊有司莫得而詰告諸省府又不得請公曰如是則亂生矣力命捕之皆

[illegible]崔要之一家會赦得[illegible]

蘇志道郎中往和林禁酒不能止吏有法罪至死令下三日索得民家酒一瓮五人當坐公曰酒非三日成者犯在格前發在格後當用後法設當坐猶當用詔書審覆詳讞乃奏決無敢擅殺衆不可公獨上其事中書省刑部議如公言其人得不死人知公明決有爭者悉請公公曰我不得治有司事叱遣不去卒得一言則皆服而退

熊朋來世爲豫章望族宋進士也隱居不仕就徐孺子宅立學宮訓生徒常數百人劉公宣持憲至問先生以政事先生愀然曰郡學上丁釋奠諸生有

與執事者是日有盜刼傷人南昌賊曺執而掠之辜儒者善柔不能自白誣之獄成矣耳目所及尚有此又何問乎劉公曰有是哉即日審得實立破械出此儒者以其械械賊曺諸公由是益高先生之風

范元鎮以能書選累階承事郎初在帥府有田千戶者死其子曰田芭芭幼弱弟仁龔其官據其業而奴畜芭芭長愬于有司數年不決事上帥府復多右田仁元鎮抱牘力爭大忤帥意幾不測田仁恐乞援行省權相喻之曰汝不用汝頭汝來汝愛汝

頭勿來皆謂元鎮往必死元鎮竟往極言田仁罪反覆無所顧不能屈乃與芭在武岡民張氏欺胡氏寡弱占其產窮究其事奪而歸之許文炳兄弟爭財二十年不決召見兄弟涕泣而理諭之許乞歸相好如初桂陽民白有盜其牛者蹤跡無所得忽見二猫嘯牛耳鳴號于路求猫主索之果得牛立命償牛而正其辜

白棟僉陝西漢中道提刑按察司事時法有反者不即覺捕推罪社長監郡與憲司辯州人告陰濟民乘馬疾馳其識伉也問曰所懷何書濟民紿以反

書仇上變牽連二百許人公往治之竆日夜之力再旬是州小僻無紙至覆舊案以書適近侍臣括馬其州聞而嘆曰可謂勞苦王事者矣當以公上聞公曰濟民無他特杖其給仇非宜言者其平恕不伐如此

韓克昌授刑部主事有兄弟五人爲盜或論爲強於法皆死昌閱其牘愀然曰弟從兄者也今若是不幾族乎乃議最幼弟減死上之省可其讞閭郡嘆服其仁

鄧秉仁守慶平民有嬬姤妾姙而以妾妻奴者夫死

而族人欲有其家訟不決乃以子生月逆計毋妻
奴之時得實其民遂有後閩郡號神明
元明善起家儒者初充樞密院令史僉院事董公遷
江西行省左丞敬公如肩羅之省中會討贛賊劉
貴所擒三百人議緩縱誤得全活者百三十人又
將斬一賊命公臨斬左丞曰椽儒生能臨斬乎當
震怖矣終刑色不變將左曰宜多殺人及尸一切
死者用張軍聲公固爭以爲王者之師共行天罰
若等小賊跳梁殺其渠魁耳餘何辜焉賊貴盜書
民丁十萬於籍有司喜欲發之公夜置火籍槀中

焚之以滅跡贛吉遂安累官中書省左丞

尚文守輝州不專刑撻因其土俗以禮導之令行禁止河朔大旱禱輒雨歲大熟踰境旱自若也聞者異之懷孟馬氏宋氏被誣殺人訟蔓不決提刑部使檄公讞之推跡究情得尉史獄卒鍊㘈狀兩獄皆雪牧輝二年民安事治

姚都總管天福長憲遼東武平縣民劉義訟其嫂與所私同殺其兄成縣尹丁欽以成尸無傷憂懣不食其妻韓問之欽告其故韓曰恐頂顖有釘塗其跡耳驗之果然獄定上讞公召欽諦詢之欽因矜

其妻之能公曰若妻處子邪曰再醮令有司開其夫棺毒與成類并正其辜欽悖卒臺章以公詰平灤按總管劉古伯公至劉欲遁去公密令憲傔張仲威作漁人匿西城橋伺之劉果與吏徒會橋下謀掩其慾仲威得眞公一問皆伏道行遵化風旋馬前公黙謂之曰汝寃從我吾爲汝理至縣舍風即見令縣以槖韉士從憲傔覘之信宿及蓊薈而風息得五尸皆短衣其一衣中得小印公下令居賈行商以端疋赴縣聽和市辨之賊果被執入長刑曹讞獄與衆不合歸卧於家竟如公言衆得罪

公望益隆其在遼西吳氏子僞爲女巫行眩衆事之若神人公洞其詐攝至府吏欲案究公曰亂常之跡可倏言邪立命撲殺之尹眞定郡人集衆象龍祝雨公曰無益令撤去遍慮獄囚底平允雨大霈欒城盜殺人取財夜舁尸置民隆氏邸縣笞伏隆氏父及二子當死械囚送府哭於庭尸毋辨贓撫其子印職公疑之會使者決大辟宣言隆氏伏誅以計得眞盜於是生隆氏父子焉尹京氏三河民藏古銅印怨家訟曰將謀作亂縣榜掠其囚使符所訟至府辨其文曰三河縣印公曰何亂之爲

以不輸官罪之有弟假姊財者初不責券姊後貧弟曰有券則與姊憤愬聽者難之愬於公諭之曰汝但歸俟徐訴劫盜扳弟對詰大懼吐實暨姊中分其貲公持憲總郡所至有聲盜聞之戒其徒曰姚公正人也勿犯公立朝敢言操行清介忠孚信格貞一代傑出者矣

游平章顯分省明州爲政清肅有城中銀店失一蒲團後於鄰家認得鄰不服爭告不置平章行馬至問其故二人以告平章曰一蒲團直幾乎失兩家之好杖蒲團令棄之可也及杖之銀星滿地遂罪

其鄰

布魯海牙拜燕南諸路廉訪使未幾授斷事官使職如故有民誤毆人死吏坐以重法其子號泣請代死布魯海牙戒吏使擒于市懼則殺之既而不懼乃曰誤殺人死情有可宥子而能孝義無可誅遂併釋之使出銀以資埋瘞且呼使者家諭之其人悅從

田滋爲浙西廉訪使有縣尹張或若被誣以贓獄成滋審之但俛首泣而不語滋以爲疑明日齋沐詣城隍禱曰張或坐事有冤狀願神相滋明其誣守

廟道士進曰曩有王成等五人同持誓狀到祠焚禱火未盡而去之爐中得其遺藳今藏於壁間豈其人邪視之果然明日詣憲司詰成等不服因出所得火中誓狀示之皆驚愕伏罪張或得釋

至元初北方有縣令劉者未理任先以賣藥爲名閒行邑訪時有寇殺商官莫能明寇姓名及商葬其所甚悉署事數日同官方圜坐徉爲見鬼狀呼曰爾告何事左右皆駭劉空中如與鬼語良久呼吏筆之牒尉追捕及到皆准伏申解上司各伏其辜遠近以爲神

敬由編卷之十二

明泖上實子併纂

附疑

祭酒宋本記工獄有曰京師小木局木工數百人置長分領之一工與其長不睦絕往來者半歲衆工謂口語非大嫌釀酒肉強工造長家以和暮醉散去工婦素淫與所私者謀夫醉可乘而殺也得以仇爲解倉卒藏尸無所有土塌中空乃啟塌磚剖屍內之復磚如故明日婦往長家哭曰吾夫昨不歸必而殺之訟諸警巡院院以長仇也逮至榜掠

不勝毒自誣婦發喪成服召比丘修佛事哭盡哀院詰屍處曰棄壕中責仵作二人索之壕弗得刑部御史京尹交促具獄期十日得屍不得期七日又不得期五日期三日四被笞終不得二人嘆惋循壕相語笞無已時因謀別殺人應命暮坐水傍一翁騎驢渡橋橋墮水中縱驢去旬餘度翁爛不可識舁以聞院召婦審視婦撫而大號曰是矣取夫招魂壕上脫簪珥具棺葬之獄遂成案上未報騎驢翁之族物色翁不得一人負驢皮道中宛然其家畜奪而披視皮血未乾戇於邑亦以鞫訊

情酷誣供刼翁馿翁拒而殺之屍藏其地求之不
見輒更曰其地辭數更卒不見負皮者瘐死獄中
歲餘前長奏下縛徙犴衆工隨而譟雖皆憤其冤
而不能爲之明也工長竟斬衆愈哀嘆不置徧訪
其事乃聚交鈔百錠置衢路有得其工死狀者酬
以是初婦每脩佛事則丐者坌至求供飯有偷兒
常從丐往識婦門戶一夕將他盜尚早乃潙入以
待夜靜忽醉者踉蹌入醉而怒其婦罵詈不已繼
之以毆婦不敢出聲醉者睡婦微詐燭下曰緣而
殺吾夫體骸異處土塌下二歲餘矣尚不知何狀

乃復虐我嘆息飲泣偷兒立扉外悉聽之明發入局中號於衆吾已得其工死狀速付我錢密約衆工往偷兒佯被酒入婦舍挑以惡言婦大罵隣居多不平將毆之偷兒遽去土塌拔磚示欲擊鬬則屍見矣衆工突入拉婦送官婦吐實辭者則所私也官復審壕中死人何從來仵作不能隱欵伏擠騎驢翁墮水仵作婦洎所私者磔於市先斷工長死官吏皆廢終身官遂寢負皮者冤若事發又有得罪者矣此延祐初事也校官以語宋子宋子曰工之死當坐婦與所私者二人耳乃辜窯殺四五

人此事變之殷也外解侂而家伏奸逃咎而得夃仵作殺而工婦磔負皮道中而死桎梏赴盜而獲購此又轇轕而不可知者也悲夫

張氏羅江士人女其母楊氏寡居一日親黨有婚會母女偕往其典庫雍乙者從行既就坐乙先歸會罷楊氏歸則乙死於庫莫知殺者主名提點成都府路刑獄張文饒疑楊有私懼爲人知殺乙以滅口遂命石泉軍劾治楊言與女同楊實無他遂逮其女考掠無實吏乃掘地爲坑縛母於其內旁列熾火間以水沃之絶而復蘇者屢辭終不服一日

女謂獄吏曰我不勝苦毒將死矣願一見母而絕吏憐而許之既見謂毋曰毋以清潔聞奈何受此汚辱寧死箠楚不可自誣女今死死將訟寃於天言終而絕於是石泉連三日地大震有聲如雷天雨雪屋瓦皆落邦人震恐李志寧疑其獄夕具衣冠禱於天俄假寢坐廳事恍有猿墜前驚寤呼吏卒索之不見志寧自念夢兆非殺人者袁姓乎有門卒忽言張氏饋食之夫曰袁大明日袁至使吏執之曰殺人者汝也袁色動遽曰吾憐之久矣願就死問之云適盜庫金會雅歸遂殺之楊乃得免

特女死才數日也獄上郡牓其居曰孝感坊

開封居子胡氏婦行素不潔夫及舅姑頗加訾罵一日出汲不歸胡訴之官適安業坊中有婦人屍在眢井中者官司召胡認之曰吾婦一足無小指此屍足全指非吾婦也婦父母素怨胡氏及索辨而乃抱屍而哭曰此吾女也久失愛舅姑是必捶死置井中以逃罪耳特死不二三日屍已潰畧一驗有司權瘞城外下胡氏獄拷驗鍛鍊百至胡遂自誣服事上刑部法歲遣使審覆諸路刑獄是歲刑部郎中邊某來開封視成案即知寃濫謂宣慰使

安文玉曰是婦不死安執不肯改乃令人徧閱城門所揭諸人捕亡文字中有賈胡逃婢一人中所索辦及它物色與屍狀同迹其所寓正胥井處也賈胡巳它適矣於是使人監故瘞尸者令掘起元屍將詢其所主與鄰僉曰然瘞者出曹門涉河東岸指一新塚曰此是也發之乃一男子屍執前說曰埋時盛夏河水方漲此輩病涉棄屍水中矣是男子以青鬚總髮必江淮新虜無疑訊之果然安心知其冤以未得逃婦不肯釋胡氏會開封故吏徐滔州一僕於娼妓中得胡氏婦問之乃出汲

淫奔於人轉售娼家其事乃白

袁州萍鄉有高嶺嶺北張姓娶嶺南周氏女周氏歸寧張遣其弟候之至嶺中妻倦少歇弟先抱其孩歸良久張與其弟尋之舊處無有也已而登嶺徧訪則妻死於叢林中無首矣周紐其弟赴官疑欲淫之不從殺以滅口弟遂誣服官勒都官索頭與刄都官解頭與刄將弟遞死踰年張之鄰人遇其妻於建康旅邸相覷駭愕少焉同炊鄰告以故妻泣曰寃哉其時坐嶺上時有髯客挑箬籠上山四顧無人拔刀脇取我衣服與鞋與出籠中一婦衣

之斷其頭致籠中推屍於林令我入籠負擔以行
凡半月餘始到此未幾鄰客歸二鄰人紐之聞官
郎承準無詞申刑部取旨鄰客處死以欵司償其
弟命州縣吏各黥籍邑宰郡司理檢覆官皆降罷
二隣人給元告補充身賞妻歸夫家先都官所髠
頭乃盜開他人棺代之其急於鍛鍊如此
咸淳年間袁州倅蕭某嘗到清氷寺見木魚可供琴
屢求之僧不與未幾權守僧遂鋸爲四以二遺蕭
蕭斵爲二琴自留其一以一遺時相葉西澗夢鼎
葉有琴師云琴雖佳但有哀怨聲從何來蕭雅信

其人遂採訪寺中有僧身死不明其行童賫所有
而去見在某州開鋪移文捕之以至付吏鞫勘乃
得殺僧狀前木魚者猶其衣鉢中遺也或曰究業
借而洩之煞琴師之於技幾乎神矣
咸淳間浙人寓江西招一尼教其女刺繡女忽有娠
父母究問曰尼也父母怪之曰尼與同寢常言夫
婦事時偶動心慾竟其故尼曰妾有二形逢陽則
女逢陰則男揣之則儼然男子也遂數與合父母
聞官尼不服驗之無狀至於憲司時翁丹山合作
憲亦莫能明其官曰昔端平丙申年廣州尼董師

秀有姿色偶有欲淫之者卒捫其陰男子也事聞於官驗之女也一坐漢曰令仰卧以鹽肉水漬其陰令犬舐之已而陰中果露男形如龜頭出殼轉申上司時彭節齋爲經畧判云在天之道曰陰與陽在人之道曰男與女董師秀身帶二形不男不女是爲妖物所歷諸州縣富室大家作過不可枚舉豈可復容於天地間額刺二形决脊枷號十日押下推鋒軍寨枷鎖月具存亡申之如其說驗之果然遂處死

建寧府樊上舍處太學時與左藏庫前文節級妻往

來文罔知也嘗飯酒肆客閧隣座有人相語云此
間內藏庫前文節級妻可觀通樊上舍三年矣每
節級五日一直宿則上舍必宿其家文聽其說至
期覓人替之夜三更時歸家急扣門其妻語上舍
曰夫鄉不爲此豈有歹心乎罪不知所逃遂就床
頭取鬼頭刀授之曰我出開門爾可殺之天黑不
辨人上舍揮刀誤中妻遂逃文呼報四隣皆曰適
不聞他人聲刀從何來我等何由知之置文於獄
他日赴市就刑見犯由上寫繫文節級殺妻事上
舍出街語文節級云某有罪不當與君閨中私鄉

者逃命訣中君妻乃更苦君願代死赴官自首當事者原之編管本州時寶慶年間也

西川費孝先善術數世皆知名有客人王旻因售貨至成都求為卦孝先曰教住莫住教洗莫洗一石穀擣得三斗米遇明即活遇暗即死再三戒之令誦此數言足矣旻受乃行途中遇大雨憩一屋下路人盈塞乃思曰教住莫住得非此邪遂冒雨行未幾回顧屋已覆旻之妻已私謁隣比欲搆終身之好俟夫歸將致毒謀旻既至妻約其私人曰今夕但先沐者乃夫也日欲晡果呼旻洗浴重易

衛旻思曰教住莫住幸得走教洗莫洗其敢試邪
堅不從婦怒甚自沐夜半被害旻驚駭不測聞官
獨囚繫栲訊獄就不能自辯郡守錄狀牘旻悲泣
言曰死則死矣但孝先所言何有驗有不驗也左
右以上達翌日郡守命未得行法呼旻問曰汝比
鄰何人也曰康七遣人捕之殺汝妻者必此人
也已而果然因謂僚佐曰一石穀擣得三斗米非
康七乎旻既獲辯則所謂遇明即活者乎夫市卜
妄言多即不可信若此者抑何神也顧其機先洩
莫能逃數夫人之陶冶大造中蓋難言之矣

有商伺見其妻被殺於家者身無首懼告妻族妻族遽執入官獄吏嚴拷不任其苦乃自誣案狀既成皆以爲不謬郡主委諸從事從事疑之曰某塵幕席誠宜竭節人命一死不可復生苟或誣舉典刑其能追悔乎請必緩而窮之爲夫之情孰忍殺其妻縱有隙而害之必作脫禍之計或推病殞或托暴亡必不存屍而棄首其理甚明使君許之從事乃別作狴牢移比繫者細而劾之仍給以酒食湯沐鍵戶棘垣不使外洩便令作作行人各供近來應與人家安厝墳墓去處文狀既而一一面詰之

曰汝等與人家舉事還有可疑者乎有一人曰某
於一豪家舉事只言殂郤奶子五更初墻頭舁過
凶器其間極輕似無物見瘞在某坊遂遣發之果
獲一女子首遂將首對屍令繫者驗認云非妻也
遂收豪家鞫之乃是殺一奶子函首葬之以屍易
此婦畜之私室斷豪士棄市
隆興府分寧縣有趙丞者以明斷著聲嘗招同官
及宅燔飲丞妻獨不樂歔欷垂淚宰妻恠問故曰我
夫作任其主簿罷任在湖中被此寇一家老幼童
僕俱死獨留妾以爲妻就用夫主誥勑調此官同

行六人臂上各有三點號或爲書院官或稱親戚

書則散處夜則同宿獨此寇能書判推以爲首妾

不甘其辱耳時新喻縣嚴仁勇作尉有幹才寧寄

與謀促前筵散少移入後堂不令諸廳人從入纔

坐但見尉司人報提刑司有上司文字請縣尉親

拆緘即出點弓兵盡獲丞廳人從復就坐縛之送

獄取問是實具奏正刑趙妻送歸父家

贛州信豐縣一木匠居嶺下其上則驛路也嘗五更

初携樵斲之器他適未及驛途五六丈許見一死

屍遍體皆血置之而去及午則里長鄰近驗視其

致命處則斧痕也衆議以爲此匠無疑捕其夫婦
繫官不勝拷掠遂爭誣伏官疑之年餘不決時宋
知錄曰隆蜀人也以能稱委之專決心知其寃每
入獄推究皆如前言一日正鞫問時一孩送飯與
獄卒而私語宋問之卒以他詞對宋屏去左右呼
孩與物而詰之孩曰適一人在茶肆與我銅錢五
十文令探所勘死事其夫婦何人承認宋卽命二
卒隨孩捕之以至問曰爾殺人柰何要他人償命
其人卽承認匠夫婦頌佛而去時咸淳年間事也
安吉州富家新娶有盜乘冗入婦室伏牀下伺夜行

盜不期明燭達旦率三夕饑甚奔出羣膺執之曰以聞官盜懇曰我實有罪但未有所盜遭捶極矣幸免聞官當有以報否則亦將有說富家不從盜至官曰我非盜也醫也婦有僻疾令我相隨常爲用藥爾宰乃三山陳某詰問再三備言婦家事體蓋潛伏時所聞枕席密語也宰信之逮婦供證富家閙節懇免追不從富室謀之老吏俾請於宰曰彼婦初歸使與盜辨不論勝負辱莫大焉彼盜潛入突出必不識婦若以他婦出對盜若執之可見其誣矣宰曰善選一妓盛服輿至盜遽呼婦乳名

曰汝邀我治病乃執我為盜耶宰大笑盜遂服罪

湖北市有一妻處室者別無人婦陋其夫偶有卜者寄宿婦慕其俊雅遂殺夫願與偕往卜者忿其不義就取刀殺婦而去及旦有工役嘗往來其家見二屍相枕流血盈地恐累已逃出須臾鄰里大覺執工役者聞之官不復自明乃誣服焉卜者去後日卜於市自若也聞工役者將刑遂自首患司患司謂卜者殺婦可償夫命而又自首義之與工役者俱釋焉時宋淳祐年間也

宋孝宗時有士夫携妻至臨安訪親舟至岸語妻曰

待到某家借轎我不能自來以我紫衫爲驗時有僧亦泊舟密聞其言即覓轎并紫衫來妻不復辨即行乃至郊外入寺中一少年引入曰官人在此妻意夫在也隨少年入深巷數曲至一小室酒肴畢集少年去巾乃僧也即強合之妻不從少年指床上刀曰畏此不畏凡三宿引至土窖中階級凡七八曲方圓廣十數丈一面窓明透地窓外高坎坎外堆石石外堆土土外墻塹人迹不達上下前後木板裝鬭牀幃凳卓日用飲食器具種種整齊羣婦人聚居凡三十三人皆美色也寺中僧行二

十餘人童僕十數人至暮則亂淫穢十數日則置
宴僧行列坐階上羣婦列坐階下酌酒供食婦女
相偶言皆良家妻女有居此者十數年矣老病輒
引出陸續有新至者每日羣僧外見婦人有姿色
者百計圖之至則先引入私室與鬮雜衆中一日
引一女子年可十四五羣婦問之乃宦女在京候
差觀燈於人叢中與一婢失隊有士人引之行曰
路從此歸入寺去巾僧也既十日亦不復知婢所
在諸共切齒無脫身之計亦有健婦謀殺僧衆者
而脆弱者多恐不濟而不果僧出輪遞守窖中一

夕止有一僧宿羣婦問故曰今日皆送喪過海明日方歸是夕三婦人謀遁何僧寢啟關尋路出寺逃逾數墻得達大路離臨安五里內一婦臨安人知街巷乃問路歸家詣府尹陳告尹大驚時內禪將宣赦尹郎部百卒捕殺僧衆焚其寺以羣婦召主承領府尹到寺時僧衆適盡歸窖中備辦飲宴亦不知三婦人遁去也湖州士夫妻遂得歸初其夫扛轎持紫衫來時沿岸者曰適有轎夫持紫衫擡去一婢亦隨去矣轎夫回報士夫大驚遍索不得三日後得其婢云轎行如飛追不及到街市交

雜處不知所在也當府尹至縣集婦人姓名時宣女問其婢則云凡老病者殺之瘞寺後掘之凡三十餘骸所獲金帛亦不貲云

江西臨江王三郎瞰江樓居其妻凭欄食偶擲投舟中少年之巾少年舉首意婦人挑之及暮入其家無人躡復登舟覺濕其履置竈焙乾其夜王三郎歸見其妻殺死血流盈地旦集鄰里見血蹤直至舟中遂執少年赴官少年不復自明但失婦人履及刃獄吏指近江亭牌子似有物視之履與刃也具欵成獄吏陳青兗之請假歸早行江上王之鄰

婦問前獄陳答云巳將舟中少年正刑矣嫗嘆曰冤哉正犯者某獄吏也陳青密以告司理與獄吏推問具得其情少年遂得釋吏處死陳青由此退閑教子讀書詰濬舉

陵州仁壽縣有里胥洪氏利鄰人田紿之曰我爲收若租免若役鄰人喜劃其稅歸之踰二十年且僞爲券以茶染紙類遠年者訟之於縣縣令江某郎中取紙卷展開視之曰若遠年紙裏當色白今表裡如一僞也訊之果伏

吉州王某幹者殺人以銅錢三百千與一村老令代

認曰爾認了不致償命但喫六七十下棒而已民以爲然時奚司理政疑之曉以禍福村民遂實告時奚見同囚者一人項有灰痕疑爲死者傷之故殺死者鞫之未伏王因言於奚以爲然且力言於郡守同囚者不勝苦遂准狀抵死罪焉奚以平反攺秩旋死其後幹者認殺人伏法方知前所斷者枉獄固不可以智索也如此夫

元白余三爲行臺御史臺掾時至元戊寅夏與監察御史李德甫慮江淮行省囚流人張傑等聲冤其說云傑亡宋時池州軍之馬醫也一日夜分寢已

騎卒錢勝者叩門泣謂傑曰吾暮夜誤殺吾所飼馬明日將以暴死聞有司驗實必以屬君君幸脫我當有厚報時重馬政殺一馬如殺人罪傑素謹畏具以實聞勝抵罪爾後或相值於道輒出怨言謂必報傑不殺傑不已明年池州降勝自稱宋故官得管軍把總乃大得志加害於傑者屢矣然非其部曲弗能也無何勝兼捕盜職傑以散卒調斫木於池之西山一日勝跨馬擁衆捕傑及同役二十四人械以巨木錐而問曰疇昔之夜刼估舟於江岸者汝也當速承之不承死矣又謂同役者曰

張傑我仇讐也於若輩無預第指渠爲賊即救若等毋自苦爲也衆曰我輩與張傑同役跬步未嘗相違即作賊我輩皆賊也實未有此言未竟日重梃之明日解州州將劉素信錢勝獄吏張友仁亦勝故舊惟勝言是理搒掠燒爇身無完膚遂皆誣服後張友仁持文字數紙謂傑等曰朝廷沛恩到州汝等獄未具恐不得預押即得出傑等不知爲所紿尋即著字已而曰詔減死流遠汝等强盜當流即械送行省某等數號訴於省吏謂錢勝指傑等爲盜之夜實在山中祠神巫祝某及州之走卒

其同飲抵明乞一會問雖死且無憾事竟不行欲見宰相面訴之不可得今繫獄一年矣餘二十二人死已過半嗚呼寃哉予與李君視其案與此言合乃上書于臺臺言曰惜哉

有王梅者好酒其妻不潔圖去梅以快所私梅與族叔鍇素讐相絕歲鄉人社會梅家醉散入夜梅忽死於碎甕間鍇乍聞惻隱往視亟還妻惧鍇或詰發謀所私者誣鍇挾讐乘梅醉鉄未死往視之有司遂致訊鞫凡刑加梅妻輒毀加鍇乃無毀焉疑其妻寃益拷鍇不勝遂誣服尋上官讞攺鍇戍邊

遇雷風必焚香籲天後梅妻頸生惡瘡三呻吟苦楚以死所私者亦別姦重典蓋妻故碎甕擠梅於上刃其頸三擬詭稱醉跌觸甕死適鞫往視以其讐誣之則易信且滅所忌也刑具則所私賂吏卒夾棍等鐵異新故索異麻草堅韌朽脆相懸絕用慼有司云夫情偽微曖其變千狀姦惡不足異也明慎可少忽耶若夫天人之際亦嚴矣

明昌閒景州一婦畜二姦夫隷卒馬全王二皆不使相知也婦欲歸寧與王二約曰城外某樹下相會馬全適聞之爲恨先往婦至輒殺之婦父因事入

城問女所在姑曰昨已往親家家也丈愕然尋跡於其樹下得屍告之於官有司按其姑曰近日有與兒婦共語約者否姑曰其坊王二嘗約之遂收王二推勘不勝苦楚招之勘者復問婦所挈衣物所在王二漫指於路傍其樹下埋之使人往索得之將至王二駭然曰如何果有吏人張公謹曰此虛招也言州能假三日限爲獲此賊從之公謹詢於勘事時曾有人在垣外否問者曰隸卒馬全者在垣久之而後去復詢於城門吏曰昨晚曾有挈衣囊出城者否曰有馬全者瞯人靜而後出也公

謹曰此事審矣攝至一問即承時稱爲神明、

廣州大家、善結納、負勢蔑視縣官、嘗私繫一逋債者、逃而其家以死聞、官時邑尹王某、挾私忿、逮至拷楚勒令招承、輒復異詞、大家雖竭力營求、而王尹亦百端究竟、累經省憲審覆、展轉數年、不得明廉訪趙副使到、首及此事、聞本州城隍及判官靈異、移文兩紙、及紙錢、至廟焚化、與廟祝責限三日、不報應則廟祝決二十七下、判官決三十七下、越一日、大家於囹圄中呼曰、其人將到矣、可疏我明日逋債者詣廉訪衙呼曰我某人也、雙手如縛、抱頭

問其來故曰釋我縛容言之趙曰請城隍釋其縛其人遂下手悉言逃故在三百里外某處昨日被人繫其手於首驅之至此遂釋大家問罪於尹

某州士夫攜妻候差臨安嘗與妻聯輿而出至市井叢處偶停市買轉盼間不見妻輿矣士夫聞官執輿夫推問莫可究竟年餘忽有輿在門外乃其妻也妻云初被人扛去行數里至大門從長廊至暗屋下出輿嘗問官人何處輿夫不答又行數步乃僧出招之心疑欲退而僧從後推之大呼僧拽之以入曰此間是要性命去處轉巷數曲又於暗室

中扃閉甚嚴畧無人聲望久稍明僧携酒餚至嘗憂憤不能飲食僧合焉每日僧兩次送飯暮則携酒就與同寢一日僧忘扃戶行出暗巷中遥望有火光乃一長明燈祀觀音遂禮拜曰我士人妻作何業而至此願見天日絣手帕上金錢落索環繫觀音身用指甲搯觀音足上成川字文復回入室久覺僧力疲意闌求歸僧曰到此本無出理但念汝本分又可商量一夕歘合鬪鐘聲引出暗室輿至不知所以士夫經臨安府時趙節齋尹京將正亢旱祈禱無應明日行香集衆僧日夜夢觀音感

應當得不慮寺遠近皆迎請見應則申朝寺主加號賜紫行童並給度牒榜出備得諸像果有身繫金錢落索環者足上川字文亦然遂集僧令士夫妻於簾内觀之正本寺主僧也送獄推問承服就戮

沈括内翰云世人以竹木牙骨之類爲叫子置喉中吹之能作人言謂之顙叫子嘗有病瘖者爲人所苦煩寃無以自言聽訟者試取叫子令顙之作聲如傀儡子粗能辨其一二獲伸此亦可記